

法捷耶夫档案资料综述

赵 德 泉

亚历山大·法捷耶夫(1901——1956)是苏联杰出的革命作家。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的全部心血,都献给了苏联人民的革命事业和文学事业。在他逝世二十多年来,苏联文学评论界对法捷耶夫和他的创作进行了大量有益的研究,法捷耶夫的文学遗产愈来愈受到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重视。作家逝世后不久,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一本上千页大部头的法捷耶夫论文集《三十年间》,紧接着作家多卷集的两个版本先后出现,即1959至1961年的《法捷耶夫五卷集》及1969至1971年的《法捷耶夫七卷集》。此外,1973年又汇编出版了法捷耶夫1916——1956年的书信集和1977年的《资料与研究》。这些都是研究法捷耶夫的基本材料。本文介绍的则是收藏在苏联国家中央文学艺术档案馆的档案资料。

苏联国家中央文学艺术档案馆(简称为ЦГАЛИ)是收藏俄罗斯文化遗产的专门机构。这里保存着旧俄时代的诗人莱蒙托夫、丘特切夫、尼克拉索夫,作家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画家列宾等一系列著名文人的珍贵资料。同时,更为全面系统地收集了苏维埃时期各种有关作家、艺术家的文献。这里珍藏着马雅可夫斯基、布洛克、叶赛宁、绥拉菲莫维奇、盖达尔、爱伦堡以及其他许多名家的大部分文稿和手稿。

保存在这里的法捷耶夫档案资料大部分是作家的妻子斯切潘诺娃和作家的私人秘书

扎拉哈尼在作家逝世后提供的。除了中央文学艺术档案馆之外,法捷耶夫一部分文学遗产尚保存在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国家文学博物馆以及莫斯科法捷耶夫图书馆。

法捷耶夫档案资料,在中央文学艺术档案馆保存得比较全面和完整,总共有2456件之多,这些资料不仅对研究法捷耶夫思想和创作发展过程提出了可靠的依据,而且对整个苏联文学史,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综观全部资料,大致有如下六个方面:

一、这里保存着大量丰富的有关作家生平与社会活动的各种资料,它们比较详尽地介绍了法捷耶夫在各个时期生活、学习和工作的情况,介绍了他一生光辉的战斗业绩。人们可以看到1915年十四岁的法捷耶夫在海参崴商业学校读书时获得的奖状以及1918年秋海参崴地下党组织讨论法捷耶夫入党的会议记录和批准他为联共(布)党员的决议。法捷耶夫十月革命初期和二十年代参加游击战争和从事党务活动的经历均有详尽的记载。1918年——1921年,他化名为“布雷加”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拿起武器同游击队员们并肩作战,英勇杀敌,屡建战功,多次负伤。这个时期他先后担任过斯帕斯克——伊曼军区政治部主任助理、师政治部指导员、十九岁时被任命为旅政委。1921年,被选为代表,出席了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档案中珍藏着他的代表证以及他和全体代表参加平息喀琅施塔得反革命叛乱的有关证件。

法捷耶夫是一位成熟较早的革命者和作

家。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工作担子愈来愈重，他的社会地位愈来愈高，他的活动范围和接触的人物也愈来愈广。法捷耶夫自1927年被调到中央之后，长期担任苏联文学组织的领导人；1926至1932年是“拉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作协成立前是苏联作协筹委会的副主席，作协成立后即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之后，1939至1944年任作协书记。1946至1954年任作协总书记，1955至1956年任作协书记。三十年来法捷耶夫对苏联文学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法捷耶夫是知名的社会活动家，保卫世界和平的坚强战士。他是苏共十八大和十九大的中央委员，二十大的候补中央委员，三次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两次荣获列宁勋章。三十年代后期开始从事保卫世界和平活动并从1950年起担任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上述法捷耶夫生平事迹在中央档案馆里均有记载，尤其是珍藏着法捷耶夫从事国际文化交流的大量资料。恐怕在苏联文学中难得找到另外一个作家能够象法捷耶夫那样具有如此广泛的社会活动。

二、作为一个作家，法捷耶夫档案中最珍贵的是记载他创作活动的资料，尤其是他的文学作品的手稿。

保存得最早的作家手稿是他于1918至1919年写下的几个短篇小说的草图，其中《在乌拉辛山谷》一篇，后来被作家写进长篇小说《最后一个乌兑格人》。

第二份手稿是作家用黑线亲手订起来的一个笔记本，里面记着他1921至1923年读过的书目和读书札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小说《对头》（《毁灭》的原名）开头部分的草稿和《三人》（《大森林的疾病》的原名）的草稿。

中篇小说《泛滥》是法捷耶夫的处女作，写作于1922至1923年间。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作家写在出纳帐上的手稿以及经作家用红蓝铅笔修改过的公开发表的各种版本。后来法捷耶夫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回忆道：“……本文作者曾经把自己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泛滥》

干干净净地抄写在从帐本上撕下来的几页纸上，并投寄给《青年近卫军》杂志编辑部。”

保存下来的尚有小说《秦玉万》的手稿。它写作于1924年，对研究《毁灭》和《最后一个乌兑格人》颇有价值。小说中出现了两个人物，一个是《毁灭》中的莱奋生，另一个是《最后一个乌兑格人》中的李福，描写了他们相遇的场面，这说明当时两部作品的主题相当强烈地交错在一起，以致作者没有想到会写成两部小说。他说：“《毁灭》和《最后一个乌兑格人》这两个长篇的主题在那个时期（1921——1922年）还非常强烈地交织在我的想象中；我那时没有想到，这将是两部作品，我只想写一个长篇。在挑选材料的过程中，我才明白这是两部作品，所以就自觉地开始在两个方面工作，竭力要形成每一部的主要意思和思想，竭力要找到在艺术上把它们表达出来的方法。”

《毁灭》的大量手稿对研究这部经典小说中莱奋生、麦杰里察、尤其是密契克等形象的塑造过程，具有同样的文献价值。

保存得最完善的是《青年近卫军》的手稿。1943年作家收集的丰富的素材，小说结构的蓝图，故事情节的安排，人物性格的描述，以及最初发表在《旗》杂志上的打字稿，均保存得完整无缺。后来经作者多次修改过的几个版本——1945年、1946年、1951年、1953年和1954年各种版本——对研究这部小说第二版的产生过程，是必不可少的资料。

法捷耶夫另一部未完成的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黑色冶金》是五十年代初开始写作的，这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根据作者的构思，他打算写一部反映苏联当代社会生活的、歌颂党、歌颂工人阶级的“最需要最现时的”长篇巨著。然而由于作家过早逝世，他的良好愿望未能实现，在世时他只发表了小说的前八章。档案中《黑色冶金》的资料主要是作者创作准备阶段收集的素材。1952至1953年间法捷耶夫为了写这部小说走遍全国各大工业城市，采访了大批工人、技术人员、专

家学者、企业领导干部,并做了大量的札记,勾画了小说人物性格特征,记载了他们的身世和阅历,感受和向往。《黑色冶金》的档案资料对研究法捷耶夫晚期的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五十年代中期苏联政治生活中出现的变化迫使作者不得不重新考虑小说的构思、情节的安排、人物性格的刻画以及整个作品的思想倾向。到了1954年,法捷耶夫的创作道路上明显地出现了创作危机。在他逝世前半个月给友人的信件中表示:“这段时间生活中发生了这么多新的原则的东西,使得我的长篇小说又得重新大改了。”在这之前,1955年10—11月间,他发现小说对很多问题看法迥然不同,不少情节要改动,不少人物性格要重新考虑,要“从根本上改写,要删去很多事件和人物,同时又要增写很多事件和人物,改变小说的全部结构”。就这样,1955年春作者实际上已经彻底中断了这部小说的写作。

此外,卫国战争时期法捷耶夫的手稿保存下来的主要有:《在考涅夫部队》(1941年8月)、《列宁格勒之我见》(1942年5月)、《不朽》(1943年9月)等。

这里收藏的作品,有手抄稿、打字稿、不同时期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选载或连载的初稿以及各种单行本;无论哪一种,都有作者亲手修改的笔迹。研究作家手稿有助于探讨作品写作过程,揭示人物形象的演变,理解作品的倾向以及作者创作风格的形成,等。

三、法捷耶夫除了文学作品之外,还留下了大量的文学论文,其中既有对一系列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的讨论,也包括了对自己创作经验的总结。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他的论文、书评、演讲的手稿和记录稿,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公开发表。不过尚有从未发表过的珍贵文献。

法捷耶夫非常重视文学批评,他对文学批评的目的、方法、原则都发表过不少颇有见地的论述。他身体力行,批评自己毫不留情,批评别人,他严格,讲真话,讲分寸,

从不文过饰非。他身为“拉普”和作协的领导人,但他从不护短,他尖锐地批评“拉普”错误,努力改进作协的工作作风。例如档案中保存着这样的资料:1932年10月31日他针对“拉普”的宗派主义,提出:“在我们的文学中应该恢复讲真话的习惯。作家彼此评论时,不要看他属于哪一个集体的……我们不需要贬低‘对手’,需要努力提高艺术标准。我们应该遵照这一标准评价作品。若是我们彼此尊敬并懂得,问题不在于轻视、贬低某一个集团或某一个人,而是为了提高对文学的要求,那么我想我们会使我们的文学达到更高的水平。”1938年他在谈到改善作协工作时,严肃地批评这个机构不应该“以政府部门的一长制代替集体领导……不关心创作问题……”,于是他号召大家在作协主席团会议上要“讨论艺术作品,态度要严肃,谈本质问题,要十分坦率……”

这一类档案资料还充分表明了法捷耶夫作为苏联文学组织的领导人,为培养文学青年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他耐心培养下,新生的文学力量,一批一批地成长壮大。象克雷莫夫、西蒙诺夫这样一些著名作家,都得到过法捷耶夫的帮助并由他亲自介绍加入作家协会。

四、在法捷耶夫创作档案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是他那厚厚的六十本日记。它们基本上保存了法捷耶夫日记的全貌,包括法捷耶夫从1924年5月29日至1954年8月9日整整三十年来写下的日记。这是作家生活状况、创作活动以及社会交往的真实而具体的记录。这些日记有旅行采访见闻,有读书札记,然而更多的则是他不同时期的创作构思。

从这些日记本里可以看出,《省城》、《最后一个乌兑格人》、《航空城》、《黑色冶金》,尤其是《毁灭》和《青年近卫军》等作品的素材,作家是怎样一点一滴地收集起来的。确实,没有创作前的充分准备和刻苦练笔,没有艰辛的劳动和认真的探索,不可能一下子就写出惊人之作。在其中一个日

记本里记载着一部很少为人所知的短篇小说《严峻的时代》的草图。小说以梅什金医生这个人物回忆的形式，无情地揭露了国内战争时期远东地区的国外武装干涉者的暴行。

卫国战争年代的日记生动地记录了在这场反法西斯的殊死斗争中法捷耶夫同全体人民同仇敌忾，团结战斗，誓死保卫祖国的高度爱国主义精神。他在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的第二天在莫斯科作家大会上就发表了演讲：“苏联作家都知道自己在这场决战中的地位。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将拿起武器去打仗，许多人将拿起笔杆去战斗。”法捷耶夫不仅在组织苏联作家参加反法西斯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他以战地记者的身份亲临前线，他参加了莫斯科保卫战，深入到加里宁前线、列宁格勒前线，两次往来被围困的列宁格勒，1941——1943年间他在《真理报》上发表了10多篇从前线寄来的特写和速写，1944年出版了特写集《在封锁日子里的列宁格勒》，1945年完成了《青年近卫军》这部巨著。四年的战争期间，法捷耶夫卓有成效地完成了一个作家的使命，为苏联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这一个时期的日记，读起来使人为它的作者肃然起敬。

五、法捷耶夫的书信是这位作家留给后世的一份宝贵遗产。它不仅是法捷耶夫广泛的朋友交往的记录，同时又真实地反映了各个时期苏联文坛发生的事件。这些信件内容十分丰富，有对国内外时事政治的议论，有对一系列文艺理论问题的探讨，更有作家个人感情的抒发。这些书信对研究法捷耶夫提供了准确可信的资料。

据报道，国家中央文学艺术档案馆至今保存着一千多封法捷耶夫的亲笔信和三千多封别人写给他的信。这个数字不包括读者和选民的来信。因为这些信件是大量的，难以统计。比如在《青年近卫军》初版问世短短的四年时间里，作者就收到了一万八千封读者来信。又比如，法捷耶夫写给选民和以最高苏维埃代表身份写给有关部门的信件达

一万四千多封。由此可见他同人们交往之密切，也可见他的工作担子之沉重，工作态度之严肃。

这里保存的信件大部分是四十——五十年代的，二十——三十年代的并不多，其中只有同高尔基、斯塔夫斯基、吉洪诺夫、肖洛霍夫以及党的领导人捷姆利亚契卡和米高扬等人的通信。目前法捷耶夫书信集公开发表的已有两个版本。第二个版本收编了596封信件。

法捷耶夫书信相当一部分是写给作家的，有写给象高尔基那样的文学巨匠的，更多的是写给初学写作的青年作者的。法捷耶夫对青年作家的关怀，是尽人皆知的。他深受青年人的尊敬，他对青年作者也总是既热忱关怀又严格要求。他在写给一个不知名的青年作者的信中语重心长地告诫说：“有一条作家成长的道路——这就是在你没有写出一本虽然有缺点但经验不足并不影响真正天才发挥的作品之前，你应该谦逊地、老老实实地、不加任何条件地努力提高自己的。我希望您能够这样做。我和我的同志们随时都可以对您的每一篇东西提出意见和评价，并请相信，对您的任何一次成功，我们高兴的程度并不亚于您自己。”

法捷耶夫对那些好作品，一旦发现，总是利用自己的影响，提供出版的机会，所以在他的书信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写给出版社和报刊编辑部的，向他们推荐有价值的作品。至于对作家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照，生动的实例之多，不胜枚举。

在法捷耶夫档案中保存着苏联作家们在不同时期写给他的无数封信件。这些信有老一辈作家写的，如著名女作家福尔什、小说家左琴科、伊万诺夫等，也有不少青年作家。

著名老诗人安托戈爾斯基1954年2月25日写给法捷耶夫的信，表达了诗人对自己挚友质朴的爱，动人的情。信中说：“……我这封信写得‘无缘无故’。我想对你倾吐自己对你的爱，这种爱多年来无论何时都没有任

何理由可以使它减弱。我想说说对你的绝对的信任，我相信你的才华，相信你的道路。我不仅祝你身体健康，而且希望你心境安宁……亲爱的朋友，假如你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那么，请你记住，舒金大街有你一幢房子，这里住着你的忠诚的朋友们……”

当代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于1952年11月27日在写给法捷耶夫的信中表达了同样的感情，他说：“我只能跟你说，我和我的朋友们每次见面总是以温柔和恭敬的心情谈论着你，衷心祝你更健康，更愉快，更有成效。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你，……你在我的文学命运中所起的作用该是多大啊……”

诗人卢戈夫斯基早在1932年就曾激动地告诉他的朋友法捷耶夫说：“……你开朗豪爽，精神愉快，你聪明，你是一位大艺术家，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你是一位知心的朋友——我一生都爱你。”

尚有不少信件是评论法捷耶夫作品的，潘菲洛夫三十年代末就充分肯定了《最后一个乌兑格人》，并认为在当时这部作品没有得到评论界应有的评价，因此他对作者说：

“不，不，萨沙，你这本书写得‘令人羡慕’，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无视这部作品，将来会感到害羞的。”小说《幸福》的作者巴甫连科在1946年11月29日写给法捷耶夫的信中对《青年近卫军》的初版，推崇备至，他说：“……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一件绝妙的珍品。它是整个俄罗斯文学最动人的作品之一，它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唱出来的！”这几句话把《青年近卫军》这部充满着诗情画意、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激情的青春的颂歌的实质，说得再透彻不过了。

法捷耶夫的家书主要是写给母亲、妻子和孩子们的。他有一位好妈妈，这是一位面慈心善、充满了伟大的母爱的俄罗斯母亲，又是一位思想进步、具有正义感和富于同情心的女革命者，她对法捷耶夫世界观的形成和创作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法捷耶夫一生中都为自己的母亲感到骄傲和自豪，在无数封给母亲的信中，法捷耶夫这一赤子之心得到了充分的表露。从法捷耶夫给妻子信中抒发的炽热的爱情，可以窥见他们纯洁而高尚的心灵美。法捷耶夫以自己的童年教育儿子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生活条件优越，但不准脱离群众搞特殊化。法捷耶夫的家书写得真切、坦率、朴实，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闪耀着作者心灵美的光辉，读起来，尤为生动感人。

六、除了上述的文字资料之外，法捷耶夫的档案中还保存着大量的照片。这里有他各个不同时期的留影：有同远东游击队员、罗斯托夫报刊的同志们的合影，有在马雅可夫斯基创作活动20周年展览会上同诗人的合影，有同电影大师杜甫仁科在远东旅行中的合影，有同阿·托尔斯泰1937年在西班牙的合影，有卫国战争时期在前线同红军指战员的合影，有作家国外出访期间的留影，还有作家的家庭影集等。这是记载法捷耶夫生平与活动的最为珍贵的资料。

从以上综述中不难看出现存的法捷耶夫档案资料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由于法捷耶夫在苏联文学中所处的特殊地位，这些资料鲜明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实际上，它们真实具体地反映了苏联文学发展中整整一个历史时期。